

警察锅哥

POLICE

BROTHER
POT

① 乌龙第一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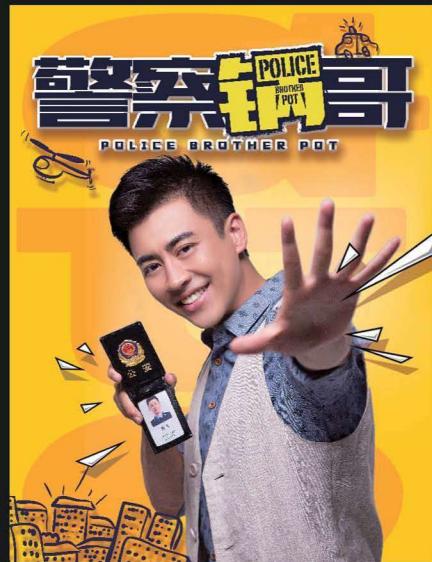
常书欣 / 著

《余罪》作者常书欣又一力作
电视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常书欣，山西沁水人，国内警匪、刑侦类题材代表作家，被粉丝亲切地称为“老常”。老常笔下的故事十分好看，情节跌宕起伏，变化万千，出奇制胜；人物形形色色，个性分明，色彩斑斓；老常的故事趣味盎然，也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老常迄今已在网络上发表《黑锅》《余罪》《超级大忽悠》等作品，其写实风格独树一帜；作品的网络总点击率过亿，拥有大量的铁杆粉丝读者。



热播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 原名《黑锅》 ——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图书策划：谭军

文案统筹：高文鹏 崔一

责任编辑：翟琰萍

责任印制：姜婷

发行总监：杨荣刚

责任校对：姚丽娅

装帧设计：和鸣 | 設計機構 | QQ:258093748

蒸、炒、煎、炸、炖，烩一锅佳肴美味；
苦、忧、喜、乐、哀，活一世精彩人生。

小人物简凡，被伙伴戏称为“锅哥”，最大的愿望是继承父亲衣钵做个“神厨”，却阴差阳错在兼任协警期间立下大功，就此开始了职业刑警的生涯……他凡事总以厨艺为喻，从细微处窥得事物真谛；他自信中带了些许桀傲，洒脱中又有几分不羁；他生性活泼，思维敏捷，生活里经常耍一些小聪明，爱情上时常左右摇摆，但心中的正义底线从未打破。在一次次的挫折与考验中，小厨子终成超级警察。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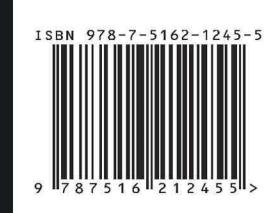
阅文集团
CHINA READING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公众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定价：35.00元

警察兄弟

POLICE

BROTHER
POT

① 乌龙第一锅

常书欣 / 著

警察
POLICE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察锅哥 .1 / 常书欣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62-1245-5

I . ①警…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2975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书名 / 警察锅哥 1
作者 / 常书欣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 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张 / 19 字数 / 287 千字
版本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245-5
定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① 乌龙第一锅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最怕考／1	第十三章 错对总混淆／71
第二章 锅大与锅小／9	第十四章 一报还一报／77
第三章 好吃与好吃／15	第十五章 美食亦良药／83
第四章 咫尺却相杳／23	第十六章 峰回有路转／91
第五章 弄巧偏不巧／28	第十七章 娘亲精谋算／98
第六章 奔命快与逃／34	第十八章 话长去路短／102
第七章 苦乐自逍遙／40	第十九章 我为佳人伴／107
第八章 巧把佳人扰／45	第二十章 心各有戚然／112
第九章 重礼来求教／53	第二十一章 有景蔚为观／116
第十章 追美成恶搞／57	第二十二章 金玉且做盘／122
第十一章 奇食有奇效／61	第二十三章 珍馐不足看／130
第十二章 好事天上掉／65	第二十四章 坊间盛名传／138

第二十五章 鄙食解深馋／ 142	第三十六章 借风好使舵／ 221
第二十六章 娘比儿更悍／ 150	第三十七章 是福不是祸／ 226
第二十七章 香溢青埂山／ 156	第三十八章 浮世多起落／ 233
第二十八章 孰对孰为错／ 163	第三十九章 缺点与缺陷／ 240
第二十九章 请客亦说客／ 171	第四十章 携美共赏月／ 248
第三十章 瘦食有奇说／ 179	第四十一章 莺莺复燕燕／ 257
第三十一章 难抵秀色惑／ 186	第四十二章 虽骗亦非骗／ 263
第三十二章 七情俱入锅／ 192	第四十三章 小警出雪夜／ 273
第三十三章 出口便惹祸／ 198	第四十四章 时穷计乃现／ 279
第三十四章 奇美汇一桌／ 206	第四十五章 乱时好诡辩／ 284
第三十五章 岂知风波恶／ 213	第四十六章 满目荒唐言／ 291

第一章

生平最怕考

“铃——”急促的铃声响彻在一中的校园里。

铃声打破了考场里的寂静。监考者刚刚喊了交卷，拉凳子声、考卷哗哗声、交头接耳声让这个沉寂了两个多小时的教室顿时乱了起来，平日里看着人五人六的姑娘小伙子们可顾不上形象了，捋着袖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窜着座位抄答案，逮谁问谁，逮哪儿抄哪儿。

三位监考者看着这群不像样的考生，默契地互视着摇头，心情很复杂。这是全县乡镇机关人员招聘考试，来参加考试的都是应往届大学毕业生，满打满算十三个岗位，报名的却足足来了一百多人，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十比一。

没办法，上了大学拿个派遣证，回去吃皇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编制太难上，工作不好找，竞争太激烈，连以往没人去的乡镇小机关也成了大学生追捧的对象。

监考的是县政府派出来的人，他们一边摇着头一边叱着让众人离开教室，还得眼疾手快地收着考卷，乱哄哄开圈放羊一般把一群考生赶出了教室。

噢！还有最后一位，一位早不知道抄了几个答案的家伙坐在教室的后墙角，还在奋笔疾书。看着监考者向自己走来，他马上递了个异常谦恭的谄笑，二十郎当的帅小伙，递上的绝对是一个具有杀伤力的笑容。

饶是小伙子长得英气逼人，饶是这笑容阳光灿烂，不过对象好像找错了。收卷子的是位四十出头的大婶，她丝毫不理会考生眼中的谄媚，仿佛向违法乱纪分子发出最后通牒一般重重地敲着桌子：“再不交卷，可给你按零分计了啊！”大婶的眼神更有杀伤力，如同见了阶级敌人一般满是仇视。

“阿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我总得先写上名字啊。”那小伙，憋着脸谦卑地笑着，手忙脚乱地塞着自己的夹带纸条，长叹了一口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简凡。

交卷的时候，又猛地收回卷子来，不死心地把一个有疑间的答案从“A”直接改为“B”。

最后一份考卷上交到了监考者手中，那大婶剜了简凡一眼，仿佛在叱着“早干什么去了”，一看考生刚刚改过了的答案，顿时有点幸灾乐祸地笑着评价：“你干吗把做对的改了？”

“啊？我再改回来。”简凡一听，后悔不迭地要拽回自己的卷子。那大婶手一晃，瞪了他一眼，简凡的手霎时僵在空中。

“一点纪律意识都没有，现在大学生都你这样啊？就你这样，将来怎么走上工作岗位？”大婶整理着手里的卷子，训了考生两句。剩下的两位监考者，也看贼似的看着这位考生。

这位叫简凡的考生悻悻地低着头，磨磨蹭蹭地出了教室。

“唉……”简凡无语地长叹一声。考试就像理想与现实的差别一般，想得好，总也考不好，而且这次叹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

“三农”问题、两免一补、科教兴农、扶贫开发……一连串字眼简凡到现在还没全部弄明白，脑袋里被乡镇干部的考题搅成了一团糨糊。什么新农村建设、什么农时节气、什么县委县政府的“三转四化五提高”……最后一道题是论述题，竟然是让这些刚出校门甚至不知道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学生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出金点子。

“还金点子，要有金点子，我还至于在家待业吗？农村不就种地种树、养羊喂猪嘛，好像谁没在农村待过似的，至于搞得这么邪乎吗？”简凡不以为然地想着，什么简单的事一上升到理论和考试的高度，自己八成都是抓瞎。这考试从来都是打击自己的自信，要再这么考两次，简凡丝毫不怀疑，当人的自信也要被剥夺了。对了，还收了五十块钱报名费呢，这次又白交了。

考试的教学楼上挂着“乌龙县乡镇人员招聘统一考试”的横幅，横幅下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大热天里穿着长裤短袖，标准的一中老师形象——永远那么严肃。她扶着自行车不时跟进进出出的人打着招呼，好多学生认识她，她是一中的英语老师——梅雨韵。好多学生心里都惊讶，这么多年了，梅老师还是那么漂亮。

简凡可一点不觉得梅老师漂亮，反倒有心里胃里同时泛苦的感觉。他犯

了错似的，慢悠悠地挪着步子，等走近了，很勉强地憨笑着说：“妈，您怎么来了？”

“考得怎么样？”梅雨韵拉着脸。

“就那样呗。”简凡讪讪地回了句。

“那样是哪样？”梅雨韵一看简凡的脸色，知道儿子这回八成考得不怎么样。

“该会的都会，该不会的都不会，还能怎样？”简凡说着，有点死皮赖脸，每次考试都是这样应付过来的。

“毕业一年了才有这么一次机会，瞧你这德性，又考砸了吧！”说着话兰花指就戳上了简凡的脑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这是当老师的职业习惯，一遇上这号调皮捣蛋的学生，一看见这耷拉着脑袋的样子就来气。

兰花指是轻的，从小到大，屁股上、后脑勺没少挨的，可都是真家伙——不是厚厚的书就是笤帚疙瘩加鸡毛掸子。

母子俩的眉目很像，漂亮妈妈和英俊儿子。不过光遗传了漂亮，却少了聪明。“名师不教子”的格言在简凡身上应验了。母亲桃李无数，学生里有不少远赴重洋去了国外，可偏偏就教不好自己的儿子。教英语的，还就教不会自己儿子学英语，连教带补三年直到高考都没把简凡的英语教及格。凑合着花钱上了个三本，可自打大学毕了业，这就业就成问题了。一说招聘还得考试，不但搅得简凡心烦，梅雨韵也被搅得有些心烦意乱。

“妈——”简凡拉长了音，一脸苦色，好言劝慰着，“您别瞎操心了，我看这次根本没戏。这人选早内定了，考试也就做做样子，我来就是一扛榜的。”

这话不假，从小到大，简凡考试一般都是“扛榜”。什么意思呢？在榜单的最后，扛着榜单。

“你小小年纪，脑袋里都什么想？自己不努力，净找借口，工作落实不了，我看你倒一点都不着急。”梅雨韵说着，又是一指兰花戳过来。看看儿子脸色不好，又怕熟人见了笑话，她边推着自行车边低声训斥。毕竟孩子大了，这体罚的教育未必有什么用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小苗已经长成了树了，拔苗剪枝都助不了长。

“妈，我着急管什么用。再说，我跟我爸开饭店不挺好的嘛，我不是去我叔那儿当治安协警了吗？我也能挣钱了，干吗非要让我考公务员考乡镇干部，咱家有当干部的料吗？往上数七八代，不是农民就是大师傅，就算有奇

迹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呀！连我叔都是当兵转业才混了顶大檐帽。妈，我给您做饭成不？我爸那手艺，我快学全了，我以后伺候您。”简凡谄笑着，每次都这样逗老妈开心，还细心地帮着老妈捋捋肩上并不存在的褶皱，一副讨好样儿。

“没出息，跟你爸一样，一辈子围着锅灶转。”梅雨韵笑了，从小管帚疙瘩教育出来的儿子，虽然学无所长，可知道心疼人，知道嘘寒问暖，倒也算有这么个安慰。回头看看已经比自己高了差不多一头的儿子，她有点怜爱地摇摇头，“小凡，你怎么就没点长进，你看着你爸起早贪黑，好受呀？你叔照顾你让你进治安队，一个临时协警长久得了吗？要有个编制有份固定的工作，一辈子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不比你现在强？妈也是为你操心，可你自己也得努力吧。”

老妈的说教来了，简凡一副洗耳恭听的表情。趁着老妈振振有词，说到情绪即将激动的时候，猛地揽着老妈的肩膀，笑着说道：“妈，不要老让我这么感动好不好？您是儿子的骄傲，不一定非要逼着儿子也成为您的骄傲吧。我为您和我爸还有妹妹骄傲就足够了，咱们家的骄傲可够多的了。”

“啊，你……哈哈，”梅雨韵怔了怔才反应过来儿子在逗自己，一把推开简凡，摇着头无奈地笑着，“你呀，就会油嘴滑舌，要有你妹妹一半聪明，我就不操这么多心了，唉……”

母子俩的气氛缓和了，暂且忘记了考试的不快。简凡抓住机会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了妹妹的身上。妹妹是全县高考状元，这让全家特别是让当妈的自豪的事，连简凡也觉得脸上有光。

梅雨韵倒也没有过分埋怨儿子。现在这就业形势可比前些年严峻多了，有的毕业两三年还在家里待着，好点儿的在市里瞎混着找个工作，不好的甚至吃喝拉撒还朝家里人伸手。自己儿子在这上面可比他们强多了，在饭店帮忙，又进治安队当协警，知道挣钱，好歹凑合着能照顾自己。“我儿子智商不高，可情商不低。”梅雨韵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哎，哎，简凡！”背后，有人大声喊着。简凡一回头，乐了；梅雨韵一回头，也笑了。

一个气喘吁吁的大胖子正朝着两人奔来。这个人是简凡从小到大的玩伴，也是梅雨韵的学生——费仕青。

“梅老师好！简凡……”胖子的一身肥肉晃得起伏不定，笑着向梅老师

问好，跑上来，拍着简凡的肩膀，仿佛久别重逢一般，其实两个人考试前还混在一块。梅雨韵倒不反感儿子和费仕青一起瞎混，这个胖子除了一身肥肉有碍观瞻外，倒没有把儿子教坏之嫌。而且儿子和费仕青站一块，别提显得多帅了。

“妈，您忙您的吧，我和仕青先走。”简凡说着，搂着胖子的肩膀，巴不得赶紧结束和老妈的谈心。

“晚上早点回来。”

“妈，今天我值班，晚上零点后才能回家。”

“行，小心点啊！”梅雨韵笑着叮嘱着儿子，骑着自行车走了。

老师一走，这费仕青迫不及待地要说话。简凡脸色一变，指头差点儿戳到胖子脸上，叱了句：“别问我考得怎么样。”

从小到大，简凡忌惮的角色只有老妈和妹妹，除了这两个对付不了，出了门，自己就是别人最忌惮的角色了。虎着脸、瞪着眼的简凡不怒而威，现在谄媚的倒成了费仕青这个胖子。

费仕青马上明白了，这考得肯定是不是样啊。他重重地握着兄弟的手深情地说：“得，我明白了，不同。咱们哥俩一块扛榜，我怎么会笑话你，你妈又训你了吧！”

“废话，怪不得人家叫你废品呢，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简凡没好气地瞪了费仕青一眼，这看似热情的关心，让人颇为难堪。

“嗨嗨嗨，说什么呢？我这外号还不是你给取的。”费仕青不高兴地反驳。

“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我还得回饭店帮我爸呢，懒得跟你这恶少瞎扯。”简凡说着就要转身，心下烦躁至极。

“有事，当然有事，”费仕青见简凡要走，赶紧一把拉住他，边走边神秘地说道，“我问你，你家给人上供了没有，我可告诉你，我爸说了，这次得这个数才有得谈。”费仕青一副关心好友的表情，边说边伸出了三根胖手指。

“三千？”简凡挑挑眉毛。

“哎哟，你咋比你爸还抠！三千能干什么，请人家吃一顿怕都出不来。起码得三万，这是敲门砖，等正儿八经上班，还不知道得花多少呢。”费仕青一副夸张的表情。

“废品，你爸是大局长，我爸是大师傅，那能比吗？你爸那是民脂民膏，我爸那是血汗钱，供我上学就花了十几万，我好意思逼着我爸给我找工作呀！”

再说现在我妹还上着大学，他就算想，也得拿得出来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再回县城了，还不如在省城找个工作瞎混着呢。”简凡摇着头，有点烦。知道大学毕业就业难，自己这三本实在不够看，也没敢想着在大城市里混，直接卷起铺盖回老家。谁知道，老家的就业形势，和大城市是一样的严峻。今天一考试才发现，毕业两三年的都来凑热闹，看来，想混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是没戏了。

在学校憧憬的理想都是美好的，不过一出校门，美好都留在学校里了，剩下的只有实现不了的理想。

“锅哥，咱俩是哥儿们，咱走到哪儿话就说到哪儿，这已经回来了嘛。有关系你赶紧找，别误了这趟，下次还没准到什么时候呢。你说现在人都回来了，总不能再出去吧？能混个行政编制最好，混不上行政编制，搞个事业编制也成，实在不成，企业编制也能瞎混着，总得先有个落脚的地儿吧？”费仕青说得言辞凿凿，看样子倒真是一番好意。

简凡话题一转：“那你，有门了？”

“嘿嘿，我爸说了，反正我也没多大出息，让我下乡镇干去，当个什么村长或者乡干事之类的，混两年就能回城，没准机会好提拔个副乡长什么的，那就更拽了！”费仕青得意洋洋地说道。

简凡撇撇嘴不屑道：“说得好像县政府是你家开的似的。今天这考题，就你这猪脑袋，能考三十分算正常，超过这个数都是抄的。不对，问题是你也沒地方抄呀，都不会你抄谁的？你小子是不是提前知道题了？没见你考试这么有谱过呀。”

“嘿嘿，锅哥，你怎么还没看明白，考试只是表象，幕后才是根本。现在走上社会了，考试不是考试，是钱、权、关系、分数加在一起的综合指数。以前是老师决定你的命运，现在是领导决定你的命运，领导说行，考零分也没问题。你还不了解我？把答案给我，我都抄不到及格。”胖子费仕青得意地捧着肚子笑。

费仕青一笑，一定要先捧肚子，要不肚子肉颤得紧了，容易摔倒。

“唉，咱哥俩越混越不像人了，我连你都不如了。我现在都弄不清楚是社会问题还是我个人问题。以前都说下岗职工可怜，其实咱们比他们还可怜，连上岗都没机会了，何谈下岗？我真羡慕你呀老废，我要有个局长老爸，还至于操这些心吗？”简凡使劲地摇头。

费仕青的老爸原先是乡党委书记，费仕青上大学的时候他老爸已经被提

拔当了县交通局局长。这一出校门，同学间的差别优劣立现。简凡原本在学校混得如鱼得水，一出校门就觉得处处受掣肘；反倒是费仕青有个好老爸，什么事都不着急，等着家里安排。一想起这茬儿，简凡就有种失落的感觉。

费仕青一听这话，似乎恍然大悟一般说道：“命苦别怨政府啊，这还是你教我的。咱们在大学那会儿《社会学》老师不就说了吗，这毕业不等于就业，而是意味着失业。咱们要时刻准备接受社会再教育，什么时候完成再教育，什么时候就有业可就了。”

简凡摇摇头加快了步子，不理会费仕青：“算了算了，越扯越没边了。快中午了，走了，一会儿店里要忙起来了。”

“哎，别走啊，我去市里玩玩，你去不去？你不想你家香香啊？”胖子暧昧地拽着简凡，看来主要目的是想找个进市里的玩伴。

“你怎么老惦记我女朋友？德性。”简凡一听来气了，这是仅次于工作的一块心病，又被费仕青提起来了。

“哟，吹瞎了？”费仕青一听，有点幸灾乐祸的八卦样子。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瞎？”简凡眼色不善地瞪着费仕青。

“我靠，锅哥，你们要是真瞎了，别怪我乘虚而入啊。”费仕青打着趣，脸蛋上的肉颤着，小眼淫光四射。

简凡回头，不怀好意地盯着费仕青：“就你，一身膘，哪个女人见了你会有食欲？有食欲还差不多！”

“有欲望就有希望，食欲也是欲望，你家香香最喜欢我这一身膘了。”费仕青呲嘴眯眼地嘿嘿笑着。

“猪头，我一年没修理你，你还翘尾巴了，拿你‘锅嫂’开玩笑是不是？”简凡一听火冒三丈，突然伸手掐上了一脸淫笑的胖子。

两个损友对掐上了。简凡动手的时候才发现，费仕青俩月不见，脖子又粗了一圈，自己两只手根本捋不住他，反应稍一迟钝，反倒被费仕青的大肚子撞了个踉跄，差点儿摔倒。亏得简凡身轻灵活，从后面勒住了费仕青的脖子，直到胖子吐舌头大喊救命才放手。放了手，简凡朝着胖子的肥臀就是一脚：“滚！别让我看到你。”对付这货绝对不能手软，你烦的时候，他能让你越来越烦；哪壶不开，他还就专门提哪壶！

简凡前面走着，后头的费仕青悻悻地打了个的士，上了车、伸着脖子喊：“下周六我叫你去，再不去看你那柴火妞，等着戴绿帽吧，哈哈。”

费仕青说得得意扬扬，笑得猥琐至极。简凡低头找个石头准备扔出去的

时候，笑声早已远了。

“死胖子！”简凡被气笑了。

虽然在互相攻击，可两人还是很有感情的。从小到大经常被这个胖子气得哭笑不得，而且两个人的境遇非常相似，一起上学，一起留级，一起花高价上大学，又一起毕业，现在仍然是一起待业。两人说话从来就没有投机过，经常是搂摔在一起，不过从来没有反目过。这没心没肺的朋友，就有这么个好处，再大的火气也过不了夜。

简凡一路走着回了饭店。县城不大，沿着一中路向东走到尽头，就是老爸开的饭店，不大不小的饭店，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乌龙第一锅。

第二章

锅大与锅小

乌龙第一锅，斗大金字，漆底招牌，就亮堂堂地挂在二级公路和进县城公路的交会处。

乌龙县产的铁锅全省有名，乌龙的铁锅炖菜比铁锅的名气还要大上几分，但凡各地饭店有铁锅炖菜，一定会对客人重重强调，“我们的师傅是乌龙县来的”。

乌龙第一锅，都知道是乌龙县铁锅炖菜的招牌饭店。这个招牌具体挂了多少年，简凡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就记得自打记事起，吃饭的熟人一见面就喊父亲简忠实为“简铁锅”；而自己，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简小锅”。从幼儿园开始，这“小锅”的外号就一直叫到现在，偶尔有女生暧昧地叫声“帅哥”，那个“哥”字明显拉长，加了“UO”音，根本就是“帅锅”。几个发小、死党，见了面直接就“锅哥、锅弟”地叫，甚至女朋友香香也得了个“锅嫂”的名头。

简凡知道这帮发小这么推崇自己，很大程度上与蹭吃蹭喝有关。不过渐渐地，简凡并不反感这个外号，这乌龙第一锅的炖菜从小吃到大也不见腻味，何况这些年兄妹俩上学都靠老爸起早贪黑经营乌龙第一锅养着全家。他不但不反感，反而对饭店后院里垒着的那四口比自己年龄还大的铁锅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乌龙县，遍地可见的铁锅炖菜根本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众美食，随便到村里乡间拉一个老翁、老妪或者小哥、大叔，都会这么一手——两三样调味作底，三五把柴草塞进炉膛火加旺，六七样菜蔬扔进锅，先炒后翻再加

几瓢井水长熬，随便做出来都是美味十足。菜熟锅起，蒸气氤氲，香味一屋，婆娘娃娃围一桌，一家人就着白馒头热气腾腾吃一锅，配着猪油炼的辣椒、地瓜酿的老白烧，逢年过节时锅里偶尔还会有野兔、山鸡、肥猪肉片，那更是乡里人拿什么都不换的美味。而这些美味，在乌龙第一锅可是天天都见。

外人觉得神秘的东西在简凡眼里很平凡，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他感觉代替老爸掌勺应该没什么问题。乌龙第一锅的炖菜说白了也没有什么稀奇，就是比别人的炖菜花样多了一些；味道呢，要更香更鲜一些；汤味呢，更浓更醇一些；价格呢，更物美价廉一些。简凡倒不觉得老爸手艺有多高，而是因为没有人在这方面往高处发展。炖菜所用的不过是萝卜、白菜、豆腐、粉条这些常见的蔬菜，再好一些就是猪牛羊肉，一桌子菜的价格抵不上大饭店里的一盘菜，从来都是店小利薄，小富没问题，发财绝无可能。

进门扑面而来是炖菜飘来的特有清香，味道十足。

“表哥，回来了！”

“小凡，回来了！”

“儿子，过来过来，去把那一盆小鱼拾掇拾掇。”

一进饭店门，先后有若干人跟简凡打招呼，吧台上，一位手粗个儿大的黑妞，那是表妹简桃花，初中辍学就在这家饭店里客串吧台收费的；擦桌子的、厨房边上水池洗碗的，是俩跑堂的，一个叫三强、一个叫水生，都是老家人，都姓简；老爸简忠实在后院里忙活着。毕业一年了，老爸已经心安理得地把简凡当成了跑堂使唤——不但使唤，而且是白使唤。

典型的家族式老店，而且店里卖的酒，就是枫林镇爷爷酒坊里酿的玉米黄、地瓜烧，一个月往县城里运一次。

厨房不像厨房，就是乡间标准的农灶，一溜儿垒的泥灶台上坐着二十八口双耳小锅，慢火煨着的另一边是一溜儿粗瓷方碗，白面蓝底，也算是乌龙的特产了；案子上，几个硕大的面盆里，堆着切好的白菜、豆腐、青菜、山蘑菇，泡好的粉条，煮过一遍的芸豆，油煎过的土豆片，足足堆了一大案子。

出了厨房，后院里有四口汤锅，在能盛十八担水的大汤锅里，一锅煮的是五花肉，另外两锅是羊牛骨架熬的汤，最后一个大锅就壮观了，足足摞了十二层的笼屉，像蒸汽机一般哧哧地冒着白气，这是蒸汽和柴草轻烟混合在一起的水汽，能闻到乡间炊烟的味道。掀开这些秸秆做的笼屉，里面是又白又嫩又韧的大馒头。这种土法蒸出来的馒头，有秸秆天然的清香和麦香，从